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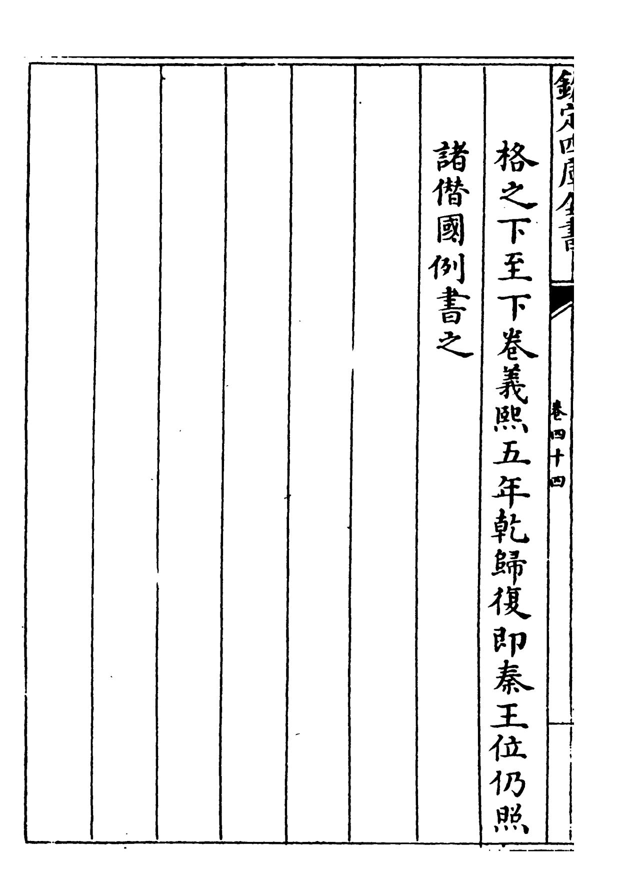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四

起丁酉晉安帝隆安元年〇凡八年
止甲辰晉安帝元興三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晉自隆安而後如後凉呂隆南凉秃髮利鹿孤北凉沮渠蒙遜西凉李暠後秦姚興西秦乞伏乾歸後燕慕容熙南燕慕容備德等爭雄者益感惟乞伏乾歸降於姚興故附西秦於後秦



格之下至下卷義熙五年乾歸復即秦王位仍照

諸僭國例書之

晉

丁酉安皇帝隆安元年

諱德宗孝武帝長子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七

春正月帝冠以王珣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

高陽王文深

譙王恬次子恢之子永嘉中高陽王毅没

後涼王

呂光龍飛二年春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擧兵伐之光之軍長最進子纂

南涼王

禿髮烏孤太初元年春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

北涼公

段業神璽元年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

後秦主

姚興皇初四年秋太后虵氏卒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

西秦王

乞伏乾歸太初十年春後涼王光擊乾歸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

後燕主

慕容寶永康二年春魏軍潰范陽王德擊破之魏王珪自攻信都宜

魏王

拓跋珪皇始二年賀訥遣弟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自以王

射

三月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國寶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

於石勒至是詔以文深繼殺後襲高陽王爵至隆安五年再見

攻金城弟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眾潰奔成紀矣延欲

元治兵廣武攻後涼金城克之後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後涼兵大敗

後涼王光以為尚書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

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

勝敗在于巧拙不在眾寡光兵眾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

都王鳳奔中山信都降魏寶聞珪攻信都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羣盜擊之魏軍亂珪

舅不受儀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從而間之會賴盧營失火建曰賴盧燒營為

紀極惡恭及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

追之司馬耿稚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奸宜整

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蘧舊

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緝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

延所延死光自走夫乃與戰殺延光引兵還

棄營走既而寶軍自相斫射珪望見縱兵衝之寶兵敗魏兵隨而擊之寶懼以二萬

變夫儀遂引退賴盧亦退建師衆降燕且言儀師老可擊燕范陽王德遣兵追擊儀

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

陣而前使步騎相屬佚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

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

乎其如萬議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

騎斧還尚書郎慕輿皓謀立趙王麟不克斧觀麟由是不安初清河王會表求赴

等大敗珪擊信都降之燕主寶襲擊珪軍大敗斧還中山燕朝臣將卒多降于

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顧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凡南蠻校尉殷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

引兵還姑臧夏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

也已而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書史以其喪歸葬會者

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

難遣庫傉官偉餘崇為前鋒偉頻盧龍近百日會不發賓切責之會以治行簡練為

珪先是張袞常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為尚書任以政事珪欲撫慰

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觀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

衆歸之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纂不克太常郭黁善天文圖人信之秋熒惑守東

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

袁彈琴飲酒酣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名復留月餘偉使輕軍前行通道諸將皆畏避餘衆奮曰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

新附甚悔參合之誅并州刺史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燕慕容會引兵至

正以揚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稱散𤼵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凡病殊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郁恢亦不肎

井麐謂僕射王詳曰凉分野有大兵吾欲與公同舉大事何如詳從之事泄被誅麐

何如衆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凉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後凉王光遣呂纂擊破蒙

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

蔚慕容麟作亂出走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珪欲夜入城

從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散歸緒說國寶殺王珣車胤以

遂據東北以叛光召太原公纂討之纂將還諸將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

遜蒙遜從兄男成亦合衆攻建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人無容處民解之

當之偉給步騎五百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却之會乃上道三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

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城中立慕容詳為主

除時望挾君相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猶至不敢害更問計于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

曰業無雄才恐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

形略然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

既久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珪頓兵經年若困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趙

閉門拒守珪使人臨城諭之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孝伯宣
帝之儔邪
又問計于
徜徜曰今
朝廷遣軍
恭必城守
若京口未
拔上流奄
至何以待
之國寶遂
上疏解職
待罪道子
闇懦欲求
姑息乃賜
國寶死斬
緒於市遣

今還
都卿
能決
者可
早出
戰於
是引
還業
不敢
出募
司馬
楊統
欲殺
募而
推其
從凡

君撫
臨鄙
州何
如業
許之
男成
推業
為涼
州牧
建康
公改
元以
男成
為輔
國將
軍委

王麟
每沮
其議
麟劫
北地
王精
使弒
寶精
以義
拒之
麟殺
精奔
西山
依丁
零餘
衆寶

珪頗
王建
而唾
其面
使將
軍長
孫肥
李栗
將三
千騎
追寶
至范
陽不
及破
其新
城戍

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劉友益曰恭書反何正名也不書反則以趙鞅

桓為主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

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

恐麟奪會軍據龍城乃名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隆曰今欲北遷亦事之宜寶

而還夏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

藉口者接跡矣仲堪何以不書恭首事也國寶緒易為書官議晉之無政也恭一舉兵而為之殺一僕射一將軍以姑息之無

弘演矣統遂降麐纂擊麐大破之乃得入姑臧涼人張捷等招集戎夏據休屠城與

遂夜與太子纂等出赴會軍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珪攻之不拔賓至

千人何間襲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

政甚矣然則曷為不書殺書殺則疑於漢竈錯故國罰緒可誅不當以恭反逆誅之也書罷兵還鎮非善恭歟殺二大臣而後

磨共推將軍楊軌為盟主

蒯會迎于蒯南實怪會有恨色減其兵分給農與隆盡徙鄴中府庫北趙龍城魏石

河間督諸郡義祖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六州牧左丞相封

還書所
以著其
要君之
勢也
以會稽世子
元顯為征
虜將軍
元顯年十
六有儁才
為侍中說
會稽王道
子以王殷
終必為患
請潛為之
備道子乃
拜元顯征

河頭
引兵
追及
會與
戰隆
農寧
將騎
衛之
魏兵
大敗
隆謂
陽璆
曰中
山積
兵數
萬不

衛王
秋
珪徙
軍于
常山
之九
門軍
中大
疫人
畜多
死將
士皆
思歸
珪問
疫於
諸將

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秋九月秦寇陷湖陝

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醜兵矜狼滋甚遂作亂襲殺隆

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

於帳下農被重創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明日名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

耳何患無民草臣乃不敢言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冬珪進攻

斬會傷首不死勒兵攻賞實帥數百騎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

之太史令黿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

出戰大破之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為將軍養

與乎遂進與慕容麟戰于義臺大破之麟奔鄴珪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

為予中山民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

以萬數班賞將士

威德已振遂即帝位改元建始詳嗜酒奢淫羣下離心城中饑窘秋慕容麟襲詳殺

之自立以拒魏冬魏進攻麟麟敗奔鄗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將乘勝攻鄗鄗

城大難固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戊戌

隆安二年

春二月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畧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強盛宰輔權輕宜於樹腹心於

南郡公

桓玄

嗣封二十五年舉兵反至帝元興二年僭號尋伏誅

呂光

龍飛三年

春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麐

烏孤

禿髮烏孤

太初二年

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

段業

神璽二年

夏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晉昌敦煌二郡太

姚興

皇初五年

附仇池

楊盛

封仇池公三年遣使附魏魏以盛為

乞伏乾歸

太初十一年

春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城克之虜萬

慕容盛

建平元年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良弱於是主寳欲復取中原

慕容德

元年

春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凡垂故事

拓跋珪

天興元年

春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慕容德至河弗及

珪自中山南

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桓玄求

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太原公纂將兵擊軌

而兵臧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于烏孤軌叛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

守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

後涼呂弘鎮張掖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

仇池王

餘人而還

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

調兵悉集至是聞中山陷命罷兵遼西王農曰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

稱燕王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謀反伏誅

後燕段速骨攻

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寔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至鄴置行

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

郭黁救之纂敗還軌自恃其衆欲與光決戰黁每以天道抑止之常山公弘鎮張掖

傉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

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曰歸師勿過窮寇勿追此

谷渾大敗之吐谷渾王視羆請和

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竇從之北行度洗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使言涉珪西上中

陷龍城後燕主寶出奔行至黎陽道中貴門令趙思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

臺以和跋為尚書鎮之珪還中山將北歸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五百餘

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于國寶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

北涼攻之北使纂將兵迎之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強不可取矣

為羌人所覆狐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累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

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

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農及長樂王戚切諫以為兵疲力

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寶圖之寶既遣思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龍至無

里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珪如

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項所授任雖未允慨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

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斧王乙基魔降西秦

平西遜曰平人莫孩田元勇而明軌無謀太守知進郭倖不知而代退此之以為之拒飢蔡家遣子非蔡為質城也于烏業不孤烏從莫孤欲孩弄救之為呂羣臣纂所

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買將從之慕與騰曰今師衆巳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乃

所見軌思以歸德以其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

繁時宮給新徙民田及牛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

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内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鋭以安危為已任附之者謂其英武

憚飢兵强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

破

留威統後事以騰為前軍晨為中軍賓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長上段速骨因根心憚

就上德國留之思怒曰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根

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

有明帝之
風仲堪聞
恭舉兵勤
兵越發悉
以軍事委
南郡相楊
佺期凡弟
佺期帥舟
師五千為
前鋒桓玄
次之仲堪
帥精兵二
萬繼下佺
期自以其
先漢太尉
震至父亮

五郡
庶幾
可取
大王
若無
開拓
之志
振不
敢言
若欲
經營
四方
此機
不可
失也
使羌

征役本之分至
遂作傾為及朕
亂適趙王珪
立高倫之命有
陽王事思司正
隆之雖不封畿
子崇能如標道
為主申包里平
實奔胥之權衡
農營存楚審度
農騰猶慕量遣
營兵襲君使循
亦奔賓之行郡
潰實不偷國祭
乃奔生於守宰
還龍恭世不法

九世皆以材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凡弟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常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及

得西平華夷寢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

城尚書蘭汗陰與速骨通謀引兵營龍城東農夜出赴之速骨乃將農循城城中驚

也德斬之

附吐谷渾

王視羆立八年與西秦乞伏益州戰於度周川視羆

者親考察黜陟之冬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

玄奄至湓
口王愉無
備悝遽奔
臨川玄追
獲之
九月加會稽
王道子黃
鉞討王恭
恭司馬劉
牢之執恭
以降斬之
以牢之都
督青兖七
州軍事桓
玄為江州
刺史楊佺

羣臣
曰梁
飢若
得西
平保
據山
河不
可復
制飢
雖驍
勇軍
令不
整易
破也
遂進
擊飢

愕喪
氣遂
皆逃
潰遠
骨入
城縱
兵殺
掠實
及威
等輕
騎南
走連
骨以
高陽
王崇
幼弱

大敗
走保
白蘭
山遣
子宕
豈為
質於
西秦
以請
和西
秦王
乾歸
以宗
女妻
之至
隆安

郎王
德定
律令
太史
令鼂
崇考
天象
尚書
崔宏
總而
裁之
以為
永式
十
二月
珪即

期為雍州刺史勅殷仲堪使回軍 加道子黄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

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元明為西平

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襲殺遂骨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威等曰

四年再見

皇帝位大赦改元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魏之

白石進至横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自才懷

内史樂都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後涼建武將

汗之忠詐未可絜如南就范陽王德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徐歸龍城未晚也寶

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兵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倣古制定

恨元顒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

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烏孤

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烏孤

從之至黎陽聞德已稱制懼而北走遣威收兵冀州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

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

屬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為凡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帥

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垂之舅而威之妃父謂必無他遂行威固諫不聽威乃

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肯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

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

與將軍張真下道避歷汗遣弟加難迎賓入外郎殺之殺太子策及王公等自稱昌

置八部帥以監之

欲忠於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詒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王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

黎王戚欲赴哀張真止之戚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

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内外憂逼桓修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内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

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舍戚于宫中汗凡提事汗無禮戚因間之汗凡弟浸

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冬十月復以殷仲堪督荆益仲堪等罷兵還鎮　仲堪得詔書大

相嫌忌太原王奇汗外孫也汗以為將軍戚潛使逃出起兵汗遣仇尼慕討之會龍

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散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所部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

城不雨汗詣諸廟及寶神座禱請妾罪加難加難怒率所部襲敗慕軍汗遣太子楊

仲堪至尋
陽及之仲
堪既失職
倚玄等為
援玄等亦
資仲堪兵
雖內相疑
阻勢不得
不合乃以
子弟交質
而盟連名
上疏申理
王恭求誅
劉牢之及
譙王尚之
并訴仲堪

討之
穆與
汗謀
殺戚
不果
李卑
張真
省戚
素所
厚也
穆引
為腹
心早
等潛
與戚
謀穆

無罪朝廷深悼之乃復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仲堪乃受詔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佺期甚恨密説仲堪襲之仲堪恐殺玄佺期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鎮玄

擊破加難還饗將士汗穆沓醉威踰垣入東宮與畢等殺穆攻汗斬之威告於太廟

知之亦有取佺期之意乃乇夏口引下範之為謀主時詔書獨不赦庾楷以楷為武昌太守

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

因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免不同天之責臣民旨得

十二月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名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收兵聚貲謀作亂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

明日當世遂大赦改元攝行統制謚寶曰惠閔帝廟號烈宗命奇罷兵奇不受命戚

	巳亥
誘斬之凡子恩逃入海聚合亡命謀復讐	隆安三年 春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
	淮陵王蘊 以武陵威王孫紹封
	呂纂咸寧元年冬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
	禿髮烏孤太初三年春烏孤徙治樂都謂
	段業天璽元年春業自稱涼王改元後
	姚興弘始元年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
	乞伏乾歸太初十二年夏鮮卑疊掘河
擊破之軌奇賜死冬咸稱皇帝	慕容盛長樂元年春留忠張真等坐謀
	慕容德二年初泰主苻登之弟廣帥衆
	拓跋珪天興二年春珪北巡分命常山

刺史會
稽王道子
有疾且無
日不醉元
顯諷朝廷
解道子揚
州以授元
顯道子醒
而知之大
怒無如之
何元顯以
廬江太守
張法順為
謀主多引
樹親黨朝
貴皆畏事

淮陵
以奉
元王
淮之
祀至
帝義
熙十
一年
再見

河間
王國
鎮

王自
號太
上星
以太
原公
纂為
太尉
常山
公弘
為司
徒謂
紹曰
今三
隣伺
隙吾
没之

羣臣
曰隴
右河
西本
數郡
之地
遺亂
分裂
至十
餘國
呂氏
乞伏
氏段
氏最
强今
欲取

凉太
子紹
太原
公纂
將兵
伐業
業求
救於
南凉
王烏
孤烏
孤遣
利鹿
孤及
楊軌
救之

詔羣
公卿
士將
牧守
宰各
降一
等存
問孤
貧舉
拔賢
俊簡
省法
令清
察獄
訟守
令有

內帥
戶五
千來
降乾
歸以
河內
為疊
掘都
統以
宗女
妻之

反誅
大赦
改元
夏
餘超
等坐
謀反
誅
威十
日一
決獄
不加
拷掠
多得
其情
秋下

依德
德處
之乞
活堡
至是
自稱
秦王
德乃
留魯
王和
守滑
臺自
帥衆
討廣
斬之
和長

王遵
等從
東道
出長
川高
凉王
樂真
等從
西道
出牛
川自
將大
軍從
中道
出駿
髯水

之元顥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六月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秋七月後秦齊公崇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魏遣

嗣封十五年卒

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凡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墻之

之三者何光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伏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

業將戰沮渠蒙遜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窬之志絡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

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

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將軍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出附德德欲還攻滑臺韓

以襲高車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四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

太尉穆崇
將六萬騎
救之
八月南燕王
德陷廣固
殺幽州刺
史辟閭渾
冬十月秦陷
洛陽辛
恭靖固守
百餘日魏
救未至秦
兵拔洛陽
恭靖見秦
王興不拜
曰吾不為

燮王之不令不
羌又義呂戰則
謂慕光良有秦
弘曰耄嗣山之
永業子徽安戰
才非弱慕則有
撥亂弘雖累卵
直以有才之危
立嫡而內業從
有常相猜之寡
猥居忌若兵不
元首使浩戰紹
汝凡疊康纂引
弟輯川乘兵歸
睦則虛迭
祚流出彼

令立乾曰漢千
功以嚮也餘里
自贖魏為破其
勿復客吾七部
輸金為主諸部
帛今也大震
遼西吾為三月
太守客魏珪還
李朗為主平城
在郡人心分尚
十年危懼書三
威行不可十六
境內復戰曹及
恐威不如外署
疑之先據凡置
累徵一方三百

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淮漢以北多降於秦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會稽世子元顯發諸郡免奴為

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及光卒紹秘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

必疲于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

不赴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名魏兵許以郡降事覺威滅朗族秋遣將軍李早討

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爾江淮

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

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凝之世奉天師道官屬請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

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良

孤曰吾秋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曰武

之旱既行急名而復遺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

夏秋多水乘舟而戰我之所短也青州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

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

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應恩恩據會稽自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臨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表道子元顯罪請誅之帝即位內外乘異石頭以南皆荆

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

王廟號烈祖利鹿狐大赦徙治西平

不復設備蜀其子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早襲克令支追朗斬之冬將軍衛雙

所采地形阻峻晉幽州刺史辟閭渾昔為燕臣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

藉珠曰書藉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

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人情危懼於是内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

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凡宜為社稷計不可狗小節也

有罪賜死李早還闕嬰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陘復還歸罪戚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

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德乃引師而南究州北鄙諸郡縣皆降德置守宰撫之禁軍

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南燕李辯以滑臺來降行臺尚書

中軍將軍命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

纂弘於是夜帥壯士攻廣夏門左將軍齊從抽劍直前砍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

曰早為將而棄軍罪在不赦然昔先帝家壓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早以宜者忠勤

士虜掠百姓大悅德遣使說辟閭渾不從遂遣北地王鍾帥步騎擊之德進據琅邪

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南燕宮人府庫遣將軍庾真等擊庫狄宥連侯莫陳

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從母也往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以貴履為業好摴蒱為鄉里所賤至是

士也勿殺呂超帥卒二千赴難衆素憚慕不戰而潰慕入升殿紹自殺超奔廣武慕

不懈始終如一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太后段氏卒

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渤海太守封孚燕舊臣也闍德至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

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置成而還初張袞嘗薦中州士人盧溥崔逞於珪珪

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

惲弘兵強以位讓之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大赦改元謚光曰懿武帝廟號太祖謚

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斧魏德追斬之渾子

皆用之又圍中山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運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而改音者也

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纂叔父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曰超實忠臣義勇

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琰為渾作檄

珪雖用其言然心銜之秦寇晉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常山王遵曰賢兄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

可嘉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用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而

虎步中原珪以悵無禮命哀及遅為復書必貽其主而衰遅謂帝為貴主珪大怒遅

日廩七升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仲堪恐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

附林邑

范胡達克日南九真遂侵交趾為太守杜瑗所破

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之降珪也使妻子留冀州珪幷以是責之秋賜遲死而溥亦受燕爵命侵掠魏境珪

乘離乃加
玄都督荊
州四郡軍
事又以玄
兄偉代佺
期凡廣為
南蠻校尉
佺期忿懼
欲興仲堪
襲玄仲堪
多疑少決
告桀之是
歲荊州大
水仲堪竭
倉廪賑饑
民玄乃乘

謂哀
所舉
非人
黜為
尚書
令史
哀闔
門不
通人
事手
校書
籍歲
餘而
終燕
主賓
之敗

虛發兵聲言救洛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敗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至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怒曰今

也封懿降珪珪以懿為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

兹敗矣不見仲堪與廣共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玄遣馮該追獲胥殺之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于鑒略故敗仲堪之

亦坐廢于家冬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來降湖泰之子也

附鐵弗氏

走也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中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

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魏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氏

不得去玄至荊州追人謂企生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

弟

庚子

隆安四年 春三月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荆州刺史玄固

東海王彦璋 以會稽世子元顯之子紹東海之封繼哀

呂纂咸寧二年 纂忌弟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

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 春利鹿孤大赦改元 後凉王纂來伐利鹿孤

段業天璽二年 以李暠為敦煌太守 晉昌太守唐瑶叛推李暠為凉公

李暠庚子元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

姚興弘始二年 遣隴西公碩德伐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凉遂奔降

附西秦 乞伏乾歸降後秦一年 春乾歸還都苑川 後秦

慕容盛長樂二年 春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高句麗王安事盛禮慢

慕容備德建平元年 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更名備德欲使吏民

拓跋珪天興三年 初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

求江州乃王沖加督八州為曾領二州刺孫至史玄輒以帝元凡偉為雍興元州刺史朝年再廷不能違凡

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之不克 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

望蔡公謝琰

封十六年

亂纂遣兵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妻子亦在其中侍

使弟傉檀拒之夏傉檀敗凉兵於三堆斬首二千餘級楊軌田元明謀殺利鹿孤

酒泉太守王德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

殺令敵卒治中索僊等以爲温殺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於北凉王業業因授之

於興後凉呂方來降乙伏乾歸至長安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

遣姚碩德伐乾歸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後秦軍樵采路絶後秦王興潛引兵救

威自將兵三萬襲之拔新城南蘇開境七百餘里襄平合段登等謀反誅前將軍

易避追謚燕主暐曰幽帝立妃段氏為后

附吐谷渾

王視羆立十年卒世

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

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聽既而恩寇決口入餘姚破上虞乘勝徑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

為會稽內史孫恩寇會稽琰出戰兵敗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頸地與二

中房畧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隸之恩當肖巳責躬

利鹿孤殺之後涼王纂襲北涼禿髮傉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緯憑北城以

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將軍索嗣言於業曰暠不可使處敦煌業遂以嗣代暠使帥五百騎之官暠遣同母

義侯

之乾歸自將輕騎侯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入於外軍戰敗走歸其衆皆降

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為登辭所連及夏璣逃奔遼西復還歸罪感赦之賜號曰

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

太史屢奏天文乖亂珪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厲羣下以帝王繼統皆

遣將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為恩所敗六月庚辰朔日食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九月地震冬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恩走

子肇峻俱被害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毬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詔以毬父子

以謝百姓乃更縱掠士女百姓何罪且引妻陸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

自周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鍾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還秋西

弟宋絲逆擊之嗣敗走還蜀表業請誅之業乃殺嗣遣使謝蜀進蜀都督涼興以西

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謂諸豪帥曰今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宜留

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內殿冬戚立燕臺統諸部雜夷戚尊獻莊后丁氏為皇

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至義熙元年再見

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儀曹郎董謐獻服餌仙經珪置

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之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十二月有星孛於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録尚書事

陷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東亭侯王珣

無賴小人孱為婢妾乎遂欷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名弘妻子寅東宮厚撫之弘將斧

秦王乾歸為秦所敗引數百騎乞降於利鹿孤會南羌梁弋等密招乾歸利鹿孤乃

諸軍事鎮西將軍北涼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赦其

此降秦以全宗族皆曰生死願從陛下乾歸曰若天未亡我異日克復舊業庶復相

太后立遼西公定為皇太子

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珪常以燕

元顯以星
變解錄尚
書事復加
尚書令吏
部尚書車
胄以元顯
驕恣白會
稽王道子
請禁抑之
元顯問道
子曰車武
子屏人言
及何事道
子怒曰爾
欲幽我不
令與朝士

封三
十一
年卒
諡獻
五子
孔虔
柳孺
臺首
宋世
並有
高名
珣
弱冠
為桓
溫掾
溫嘗

南涼
道過
廣武
諸呂
方方
大哭
昊下
甚寬
汝河
為至
此乃
執孔
送獄
纂遣
人殺
之

遣弟
吐雷
屯捫
天嶺
乾歸
懼為
利鹿
孤所
殺乃
送太
子熾
盤等
為質
于西
平乾
歸奔

境內
改元
庚子
遣宋
繇東
伐涼
興并
擊王
門巳
西諸
城皆
下之

見今
相隨
而死
無益
也乃
大哭
而別
遂奔
允吾
乞降
於南
涼南
涼王
利鹿
孤待
以上

主垂
諸子
分據
勢要
使權
柄下
移遂
至敗
亡深
非之
博士
公孫
表希
旨上
韓非
書勸

語耶元顒出謂其徒曰肖間我父子肖懼自殺

謂王掾當作黑頭公及為尚書僕射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

纂立妃楊氏為后纂伐南涼中書令楊穎諫不從夏為南涼所敗纂襲北涼姜

降於後秦後涼呂方降於後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冬乙伏熾磐逃詣

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乃送太子熾磐等於西

珪以法制御下李粟性簡慢對珪疎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誅之羣下皆震

手筆事哦而孝武帝哀册謚議皆珣所草

紀諫不從

南凉禿髮傉檀襲姑臧慕聞之引兵還

乾歸利鹿孤追獲之

平南斧把罕逐降於後秦

栗

辛丑

隆安五年

春二月孫恩寇句章劉牢之擊走之

高陽王文深

呂隆神鼎元年呂超弒其君纂

禿髮利鹿孤建和二年春利

沮渠蒙遜永安元年夏沮渠蒙

李暠辛丑二年北凉酒泉凉寧

姚興弘始三年春興使乙伏乾

附西秦

乙伏乾歸

慕容熙光始元年段璣弒其

慕容備德建平二年備德宴羣

拓拔珪天興四年夏罷鄴行

三月孫恩攻海鹽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北趣海鹽裕隨而拒之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

封五年卒至帝義熙二年法蓮再見

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纂嗜酒好獵太常楊頻諫之不從番禾太守呂超擅

鹿孤欲稱帝將軍鍮勿崙曰吾國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

遜弑其君業業悍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豪儁蒙遜譖殺

二郡降蜀

歸還鎮苑川後凉王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人說隴西公碩德曰

降後秦二年春後秦王興使乾歸還鎮苑川盡歸乾歸故部衆夏乾歸至苑川以

君威太后丁氏立威叔父熙討璣誅之威懲其父實以懦弱失國自矜聽察多所

臣于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

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爲刺史秋兗州刺史長孫肥將步騎二萬南徇許

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瀆裕復追之不利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
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

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

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備蓄倉庫啟敵人心不

之謂其凡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悍者馬權今權死欲除之以奉凡男成曰

呂氏兄弟相賊政亂民饑乘其纂奪之際取之易于反掌不可失也碩德告興從之

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段璣作亂咸帥左右

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足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

昌東至彭城　冬虎威將軍宿沓千伐燕攻令支拔而成之

餘萬樓船
千餘艘建
康震駭內
外戒嚴劉
牢之使裕
自海鹽入
援裕兵不
滿千人倍
道兼行與
恩俱至丹
徒守軍莫
有鬬志恩
帥衆鼓譟
登蒜山居
民皆荷擔
而立裕帥

曰卿如處人親
恃凡晉民信我
弟桓于城圖之
桓乃郭勸不祥
敢欺課農衆逃
吾要桑以乃求
當斬供資為西
卿天給帥安太
下乃國人守因
定然以習與男
買無戰射成約
意殺鄰國同祭
之也弱則蘭門
因引乘之山而
起思強則陰使
盤及避之人先

秋碩
德自
金城
濟河
直趣
姑臧
隆遣
呂超
等逆
戰碩
德大
破之
隆嬰
城固
守于
是西

出戰知調
被傷卿耶
而卒韓範
中壘進曰
將軍天子
寬容無戲
拔白言今
太后日之
丁氏論君
以國臣俱
家多失備
難宜德大
立長悅賜
君時範絹
衆望五十
在戚匹

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謀王尚之帥精鋭馳至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

羣臣宴于内殿起凡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劒擊殺之纂后楊氏命桀兵討

此久長之策也且虛名無實徒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西王以其

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山為驗至期果然業收男成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于

涼公暠南涼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于興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

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

備德母及凡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

海北走郁
洲攻陷廣
陵桓玄屬
兵訓卒常
伺朝廷之
隙聞恩逼
京師建牙
聚衆請討
之後將軍
元顯大懼
會恩退以
詔書止之
玄乃解嚴
八月以劉裕
為下邳太
守討孫恩

超杜弟傉段王
尚止檀都而無
之皆督中故枉
捨杖外錄殺之
不戰尚書諸君
超讓事能為
位于利鹿報讐
隆隆孤伐乎男
遂即後涼成素
天王與後得衆
位大涼王心衆
赦改隆戰皆憤
元尊大破怒爭
毋衛之徙奮業
氏為二千名田
太后餘戶昂使

利鹿
孤不
敢留
碩德
閻姑
臧果
月撫
納夷
夏分
置守
牢節
食聚
粟為
持久
計隆
乃遣

夷三動止
族元當西
以嫌如張
賜死掖以
諡威死為
曰昭効臣
武帝父雄
廟號年逾
中宗六十
中領乞本
軍慕縣之
容提祿以
等謀申烏
立故馬之
太子情中
定事書令

于郁州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擊孫恩破之

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

妻楊氏為后以起都督中外録尚書事論纂曰靈帝楊后將出宮起恐其抉珍寳命

而歸夏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

討蒙遜昂以衆降蒙遜入張掖斬業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令不行羣下擅命尤

使請降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覺伏誅定亦賜死大赦改元

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夫備德曰弘為君迎母為父求祿忠孝備矣

將馮該戍
湓口自謂
有晉三分
之二數使
人上己符
瑞欲以惑
衆又致牋
于會稽王
道子曰賊
造近郊以
風不得進
食盡故去
非力屈也
昔國寶死
後王恭不
乘此威入

索之不以信卜
后曰綏寧筮巫
我旦為先覡故
夕死唯以至于
人安從民敗
用實為務右段
為超民安業四
又問土重年而
玉璽遷故亡
后曰多離六月
毀之叛此梁中
夷后斬將屬等
有美拔城共推
色超而地沮渠
將納不加家遜
之謂廣也為大

何罪
之有
以雄
為平
原令
弘至
張掖
為盜
所殺

統朝政足
見其心非
侮于明公
也而謂之
不忠今之
腹心誰有
時望豈無
佳勝直是
不能信之
耳元顯見
之大懼張
法順謂曰
玄承藉世
資素有豪
氣既并殷
楊專有荆

其父利鹿都督
桓曰孤善大將
后若之軍涼
自殺後涼州牧
禍及呂超張掖
卿宗攻焦公赦
桓以朗于其境
告后魏安內徙
后曰朗來元永
大人請救安亦
貴女利鹿號北
與氏孤遣涼
以圖傉檀
富貴赴之
一之北至
謂甚超已

楚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今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凶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

其可再爭遂自殺桓奔河西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呂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

退朗閉門拒之傳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

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

上下嗷嗷當畀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

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

壬寅	
元興元年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	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齊王柔之太元中詔	
呂隆神鼎二年姑臧大饑餓死	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後秦
禿髮傉檀弘昌元年春傉檀攻	善言諭之傉檀乃與胡連和尋伐取之
沮渠蒙遜永安二年蒙遜所署	
李暠壬寅三年北涼西郡太守	
姚興弘始四年春立子泓為太	
附西秦乞伏乾歸	
慕容熙光始二年春慕容拔	
慕容備德建平三年	
拓跋珪天興五年初珪遣賀	

欽討桓玄以故者十後涼西郡梁中子泓降後攻魏狄干
下詔罪南頓餘萬顯美太守庸來孝友秦三令支獻馬
狀桓玄以王宗口城克之梁中奔蒿寬和年戍克求昏
元顯為驃子柔門畫執太庸叛問曰喜文夏乞之宿于後
騎大將軍之襲閉燕守孟奔西我何學善伏熾沓干秦後
征討大都封劑采路緯而涼蒙如索談詠磐自走執秦王
督劉牢之王紹絕沮責其遜聞嗣中而懦西平魏遂興聞
為前鋒燕攸悶渠蒙不早之笑庸曰弱多逃歸西太珪巳
王尚之為之祀遜引降緯曰吾未可病興苑川守那立慕
後部張法至是兵攻曰緯待中量也欲以南涼頡熙容后
順言于元為桓之隆受吕庸恩蒿曰為嗣王傉以拔止狄
顯曰桓謙玄前擊破氏厚如骨嗣才而狐檀歸為幽于而
凡弟每為鋒所其軍思分肉而度若疑不其妻州刺絕其
上流耳目害于蒙遜符守中庸敵我決久子乾史鎮昏由
而牢之反建之請盟土若不我者我乃立歸使令支是珪
覆蕩一有嗣留穀明公信但何能之熾磐冬與後

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慽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于荆土而謙其子也

譙王尚之嗣封十二年元顯討桓玄命尚之為前鋒衆潰逃于塗中十餘

萬餘斛遺之

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于執事夫僔檀釋而禮之以為左司馬緯辭曰緯為人

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孥

于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

夏興攻魏敗績義陽公平死之冬晉將軍袁虔之等至長安興問曰桓玄才畧何

入朝于秦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熙納苻謨二女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

秦有隙攻秦屬國沒奕干默弗素古延乖洮社奇方睦于秦遣將救默弗素古延材

乃除謙判
州刺史以
結西人之
心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
孫恩之亂
因以饑饉
玄禁斷江
路公私匱
乏以粰橡
給士卒玄
謂朝廷多
虞必未暇
討己可以
畜力觀釁

日黜
國人
韓連
丁元
等以
告玄
玄害
之于
建康
市玄
上疏
以閔
王不
宜絕
嗣乃
更封

守城
不能
全復
忝顯
任于
心獨
所未
安若
蒙明
公之
惠使
得就
戮姑
臧死
且不
朽儔

勝則
公孫
瓚豈
賢于
劉虞
耶嵩
默然

如其
父卒
能成
功乎
度之
曰玄
乘晉
室衰
亂盜
據牢
衡猜
忌安
忍刑
賞不
公以
臣觀

太后
令自
殺併
殺淵
及信
熙
敗于
北原
石城
令高
和興
尚方
兵于
後作
亂殺
司隸

官將
軍和
突逆
擊大
破之
常
山王
遵等
率兵
襲沒
奕干
至高
平沒
奕于
棄其
部衆

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

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至帝義熙元年再見

會稽王道子

檀義而遺之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

之不如其父遠矣主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

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

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徙其民于代都復遣兵

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

徙封會稽十一年桓玄入京師殺其世子元顯拜元顯六子皆害之徙道子於安成

子曰脩擅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凡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

之為廣州刺史

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遣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者唯和走兕

附錄

然

社崙立九年點弗素古延後秦之屬國也

侵河東長安大震

夏秦王興遣義陽公平寧將步騎四萬伐珪自將大軍繼之平

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計及過尋陽甚喜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止之為玄所殺 玄至歷陽襄城太守

郡使御史杜林防衛林承玄旨酖殺之後追謚文孝至帝義熙元年脩之再見

軍國大事皆委于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改元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冬

魏攻之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為魏將軍和突所敗社崙乃率部落遠

攻拔乾壁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平遣精騎覘珪軍肥逆擊盡

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衆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欲假玄以除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説之牢之遂與玄通牢之甥何無忌與劉裕極諫不聽其

東海王彦璋 紹封三年為桓玄所害國除

新蔡王崇

僭擅 攻後凉王呂隆于姑臧

遁漢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于是

擒之平退走珪追及于柴壁平嬰城固守珪圍之興將兵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餽

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陳于宣陽門外軍

嗣封十九年為奴所害子惠嗣

武岡男劉牢之

封十九年集僚佐議

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雞大破之遂呑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

平珪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因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

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皆潰元顯走入東府玄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都

討桓玄佐吏多散走牢之憚使子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

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且代可汗始立約東以千人為軍

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

晉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瑯邪王德文為太宰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謐為中書令從會

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高雅之于廣陵將

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社

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

猶王道子于安成郡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于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

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斵棺斬首暴尸于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

崙閒魏主珪伐後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至元興三年再見

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乘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師步

孚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立若

復本官敕宣至帝元興三年再見

附高句麗

遣兵攻燕宿軍城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騎擊興于蒙阬之南興退屯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軍人皆鉤取

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龔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

為薪冬平糧竭矢盡夜悉眾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

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循諶之曾孫恩之妹夫也神

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珪不許乘勝進攻蒲坂會柔然謀伐珪珪

果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乃引兵還

晉司馬休之等初欲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奔南燕後秦珪初聞休

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俊賢京師欣然既而奢豪縱逸凌侮朝廷裁損乘輿供

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

奉帝幾不免饑寒衆由是失望

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安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餓死

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

冬十月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

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燕　桓玄殺高素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休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等皆往從之軌休之等奔南燕虔之等奔後秦

十二月還雲中珪遣柔然侵豺山及善無北澤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

十二月玄使御史杜林酖殺會稽王道子

癸卯

元興二年　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桓玄自為大將軍　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

梁王珍之　嗣封十一年桓玄篡位國臣孔樸奉珍之

呂隆　神鼎三年　南北涼互出兵攻隆後秦謀臣言于後秦王興

禿髮傉檀　弘昌二年

沮渠蒙遜　永安三年　秋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

李暠　癸卯四年

姚興　弘始五年　秋徵後涼王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

附西秦　乞伏乾歸降後秦四年

慕容熙　光始三年　夏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

慕容備德　建平四年　夏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

拓跋珪　天興六年　秋珪北巡作離宮于犲山平原太守和跋

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八月劉裕追盧循至

斧壽陽後玄敗珍之歸朝廷王帝義熙十二年再見

曰隆今餞窖尚能自支若將來豈聽終不為我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傚呂超

萬皆驕恣為民患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過之使自殺後秦遣使者梁構至

刺史

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冬熙尊垂之貴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

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瓌攻端門殿中帥侯

奢豪喜名珪恐而殺之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溼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毗

晉安破之何無忌潛詣裕勸于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于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于京口圖之裕從之九月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入侍遣齊難帥兵迎之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

張掖家遜問曰禿髮傉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

熙之慈母也立苻貴嬪為皇后

赤眉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于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

等喻其意逃入泰珪怒滅其家將軍鄧淵從弟暉與跋善或譖之曰毗之出亡暉實

殷仲文
卞範之勸
玄早受禪
朝廷冊命
玄為相國
總百揆封
楚王加九
錫楚國置
丞相以下
官桓謙私
問劉裕曰
楚王勲德
隆重朝廷
之情咸謂
宜有揖讓
卿以為何

徙隆
宗族
及民
萬戶
于長
安涼
亡
右後
涼自
呂光
大安
元年
至是
凡十
八年
而亡

重爵
虛名
羈縻
之將
軍忠
貫白
日當
入贊
帝室
豈可
以不
信相
待也
聖朝
爵必
稱功

德入
宮誅
赤眉
等達
出奔
魏
倘德
優遷
徙之
民使
之長
復不
役民
緣此
迭相
蔭冒

送之
珪疑
淵知
其謀
賜淵
死
珪如
南平
城規
度灋
南將
建新
都
冬始
命有
司制

如裕曰衆運代禪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

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賓

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隱覈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縣

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

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

得陰戶五萬八千

泰山賊王始聚衆自稱太平皇帝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

謂之亢隠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無定卒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攜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遣帝書

更遣封西海郡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捴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

其父及凡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

之遺司徒王謚禪位于楚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于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

遜悅乃受命

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無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秋高雅

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恍玄臨聽訟覩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

之表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曰晉室良亂重

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

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玄更修德政則

奉荅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

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四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

進屯白帝

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甲辰

元興三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謙拒之裕從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

武陵王遵 復封武陵十八年劉裕稱受密

禿髮傉檀 弘昌三年傉檀畏秦之强乃去年號罷尚

沮渠蒙遜 永安四年

李暠 甲辰五年夏世子譚卒秋立子歆為世子

姚興 弘始六年

附西秦 乞伏乾歸降後秦五年

慕容熙 光始四年夏熙于龍騰苑起逍遥宮連房

慕容備德 建平五年春備德聞桓玄敗命北地王鍾

拓跋珪 天賜元年春珪以中土蕭條詔縣户不滿

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女妻劉氏亦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玄以桓弘鎮廣陵刀逵鎮歷

詔以萬機虛曠令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加侍中大將軍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

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造大城豈為臣之道

數百鑿曲光海威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大半秋符昭儀有疾能城人王榮自言

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

百者罷之秋置六謁官準古六卿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

陽裕與何
無忌同舟
還京口密
謀興復劉
邁弟毅家
於京口亦
與無忌謀
之無忌曰
桓氏強盛
其可圖乎
毅曰苟為
失道雖強
易弱正患
事主難得
耳無忌曰
草澤中非

稱制
書教
稱令
書

新淦公諸葛長民

桓玄
兄子
歆引
氐帥

乎尚
曰車
騎僻
在遐
藩密
通勍
敵蓋
為國
家重
門之
防耳
興善
之俘
擅求
領涼
州興

能療
之貽
儀卒
熙立
榮於
公車
門支
解而
焚之
冬
熙與
符后
遊畋
北登
白鹿
山東

選隨
才授
任列
爵四
等王
封大
郡公
封小
郡侯
封大
縣伯
封小
縣其
品第
一至
第四

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告裕遂與定謀孟昶為桓弘主簿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昶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殺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合

楊秋寇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於芍陂以功封新淦縣公至帝義熙九

不許

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

謀起兵道規為桓弘參軍裕使殺就道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窺之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

年再見

武岡侯王謐

司徒導孫導弟四子協襲導武岡侯爵卒

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

裕托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狗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薄無忌曰無過劉穆之裕即馳

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初劉裕名微位薄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

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

信名焉穆之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

直違縛之馬柳謐責違而代償由是裕憾違而德謐謐初為桓玄佐命元臣手解帝

息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大

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毅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

曁殺以授玄及玄敗衆謂諡宜誅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諡曁殺所在諡内

敕改元築西宮十一月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

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急擊裕玄曰彼兵鋭甚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謙等固請乃遣兵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勢必無成玄曰劉

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追還復位至帝義熙三年再見

安丘

侯劉

鍾

以辨宗黨衆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十二月如珪如豺山宮

附梁

䖍

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裕軍與

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进除南齊國内史封安丘侯至

社崙自稱豆代可汗三年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奔魏至義熙五年再

吳甫之遇于江乘裕大呼以衝之斬甫之至羅落橋皇甫敷逆戰裕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

帝義熙十一年再見

武岡男劉敬宣

牢之子聞桓玄敗自南燕來歸

見

士卒進突其陳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

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襲封父爵至帝義熙十一年再見

主納于太
廟遣諸將
追玄尚書
王嘏帥百
官奉迎乘
輿誅玄宗
族在建康
者使臧熹
入宮收圖
籍器物封
閉府庫玄
司徒王謐
與衆議推
裕領揚州
裕固辭乃
以謐為侍

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

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

東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

玄至尋陽過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玄於道自作

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畧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尋卑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

雅之結青州大姓謀殺南燕王推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休之為荆州刺史

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

行更峻刑罰衆益離怨

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　玄遣何澹之等守湓口無忌等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

甚感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衆寡不敵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

驚擾官軍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迎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玄挾帝東下

玄收集荊州兵有眾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

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於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玄遇于崢嶸

洲毅等兵不滿萬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為所乘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于舫側

以備敗走衆莫有闘心毅等乘風縱火至衆大潰至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與百餘人夜出僅

得至船左右奔散判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毛璩弟子修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

喪遇玄于枚回洲迎擊之皆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修之為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殺等

傳送玄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復聚衆陷江陵殺王康産振見帝欲行

弑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亙舉哀追謚謙奉璽綬于帝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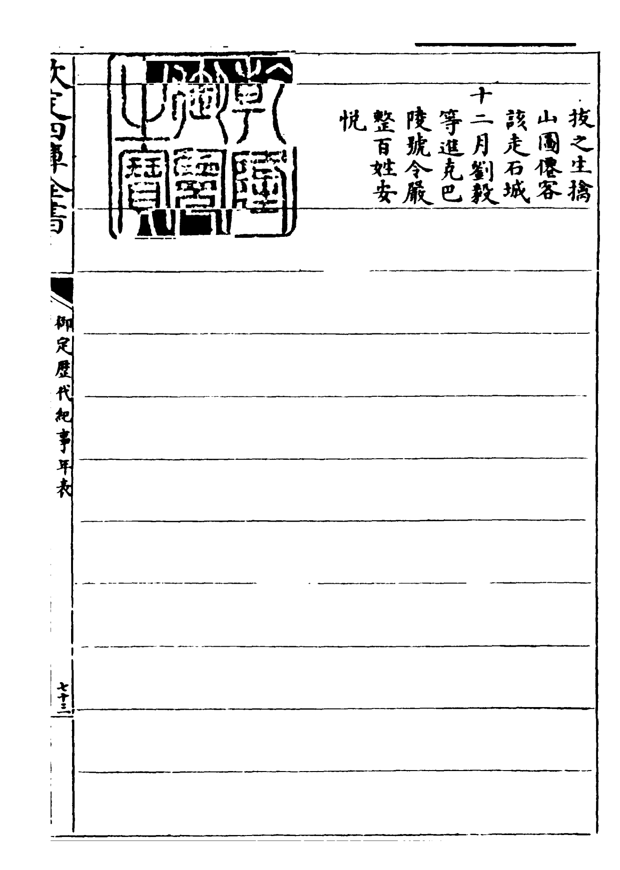
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為振所敗退還尋陽

六月毛璩遣兵攻梁州誅玄所署刺史桓希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

劉毅等復攻
桓振諸城
壘皆克之
劉敬宣
在尋陽聚
糧繕船未
嘗無備故
無忌等賴
以復振進
至夏口振
遣馮該守
東岸孟山
圖據魯山
城桓僊客
守偃月壘
毅等悉攻



拔之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百姓安悦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四